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
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
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
威以肅震懼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如云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

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筭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魁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

也
息
也

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飜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

驍騎尉臣宋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疏曰正義

本中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
立名物有本形從事者聖賢開教事顯於言言懷事心書
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
上也言此上代以聲意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
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是言者意之聲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疇曠
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舒舒也又劉熙
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
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
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無稱以事立故不
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
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

事舉要名立之後亦足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
歸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
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惣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
存亡註疏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維序思
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亂續若前之由
爾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子因
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辭其序名故謂之贊
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
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氏伏古

義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晉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
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
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子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
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
為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
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

字也籍疏古者不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
籍書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
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百今本皆曰古古者以聖德伏
物教人取犧性故曰伏犧字或作必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益
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
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
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
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
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
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
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
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大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
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
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
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
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

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
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六其繩事小
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
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
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
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
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錄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
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
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
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
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
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
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
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
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
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辭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取
通人考正偽起京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
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使謂
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
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

借古自述
又去声

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
之事也又舟楫取象於水取象於陸曰舟曰楫取象於小過
取象於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
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
別起事之端不始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
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
結繩何變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
書司馬遷班固章謨宋忠傳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
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土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
間譙周云在炎帝之出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出慎到云
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千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丘龍二也攝提三也合律四
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統緒
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
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不
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說之紀亦為據張揖
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倉牙通靈
昌之成孔廣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

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
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
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
陽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
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
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
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
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
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
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以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
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占用以燔黍捭豚後聖
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
辭至神農始有噍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
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卦曰天生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書而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書而
蓋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
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
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伏犧神農黃帝之
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夫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

三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少昊詩照反昊胡老以

陽一曰玄耶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
先顓音專項許下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顓曰景僕謂之女振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譽也姓
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鄩陶故號陶唐氏帝譽之子
帝擊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
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齊履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
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疏
伏犧至常道也。正善曰噴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
大故曰言大道也。以與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
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顓頊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節
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
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
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
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振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振

於幽房之宮而生額項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曉然陰風
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
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若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
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書
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
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
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
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
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
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
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
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
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相以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
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與是
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
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
曲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
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
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
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書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

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
據三皇有文字之證耳夫注中依禮運斗極以伏犧女媧
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之書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
爾者孔君既不依禮運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
女媧何以轉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
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
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
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
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
五帝數座二文外互自相乘所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人
或數祀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
矣何憐人說者以為伏羲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
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
伏羲何以犧人廁在前乎又況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余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微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焉
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尚云霸其况融
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
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空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
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
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寧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

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
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也
孟軻已於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
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
黃帝曾孫玄囀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
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出本經於秦秦為儒
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
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而
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
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
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及神農氏作又及黃帝氏作
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
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
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
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
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
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燧
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
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至于夏商
王莽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至于夏商

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
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水德王三
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疏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
與鳥報反深也揆葵反度也疏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
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
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
皆見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
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其為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
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
三代之書則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立索是尚書外
物故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
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
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
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當
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遠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書不
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

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頌征執類猶有八獨
信諸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諸兼焉何者以
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教也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
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
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前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是
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也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疏五重陳寶即亦此
大訓在兩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一與此
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於此
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也八卦之說謂之
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取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士謂之九丘丘聚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也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
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摠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
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為論八卦事

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
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
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
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
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
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
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
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無
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
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
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
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向與下為揆即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是所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
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
州各有土地有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風氣所
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
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刑所宜
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
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
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倚反劉琴倚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交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
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庚以
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
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
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
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
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况子革欲開謙王
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
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先
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取先
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
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
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

刪色

疏

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

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故曰先君穀梁以為
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
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
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籍典於
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
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
先言其舊行可從者後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修其
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
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
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易道職方與八索除九
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禮
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
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且易如
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
例孔子之修六藝年九月孔無明談論語曰吾自衛反魯

四者非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幾約，亦自在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何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堯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一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若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理。是舜史自錄成一法，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後代因之耳。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

受其義。恢古回反，大疏。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

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

始皇之二十四年坑儒，在二十五
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士正二十
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諡，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
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二十四年，因置酒
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
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者為
城，曰：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
不得，以為誅諸生連相告，罪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是坑儒也。又備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詔國
多誅諫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
人，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研谷之中，溫瓜實，乃使人上書
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誦之。人人各異，則皆
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
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
生，字伯魚，生於魯。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

家生質字子京京生案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熈熈
為陳涉博士期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
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漢室
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
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

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

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

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

名也故鄭詩序云子孫刺學校發左傳云然明請毀細校是

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

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

畏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

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以教子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

編定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自暗至年九十是錯往

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

一為少之文與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

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一索史記

篇自是計若若計篇則二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索史記

非初伏生所得索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聞得
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
侍讀論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也言二
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於世
生所得其故為史據之并云伏生所出也但伏生雖無此
聞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
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傳與泰誓同

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書出後後人加增此
案王充論衡及後漢中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
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書三
篇論衡又云以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
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書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
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謂爾時得之故
於後亦據而言此則向之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曰因同
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未得之秦書理當是一而今古文不
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此諸所引今之秦書皆無
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
徒偽造秦書以蔽壁中故後得而感出也亦可今之秦書百
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其之誓但不錄入尚書
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
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所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
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
意之所加則知尚書乃伏生所加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
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

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
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
曰上所言之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名不正出於伏
生鄭文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
命之曰尚書瓊瑗錄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
以天言之應文顯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
目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
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
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
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
自周以上皆為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則
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堯王食
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
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古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
以下有三代通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於今出已上之
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
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至魯曾共王好治宮屋壞孔
則曰真書無言尚書教

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其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此報反

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壞云公壞反也傳謂春秋

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

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

曰欲云得百篇之中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

五死蓋曰共有百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

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雖得

此書其神異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音

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

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

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曰虞夏商周

書其序直云書字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

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

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掾書云傳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

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

書也上巳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

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

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

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彛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

三篇周書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神之命周官君

東畢命君牙四命合舊音問又如字下同阜音高本又作各

陶首選本又作盤步下反本又作般援扶又反下同五片

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舊作九

共九篇青猷夏書帝告釐伏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

臣苞典實明居肆命祖后氏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

實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集命歸禾嘉禾成王既將

蒲姑賄庸慎之命亳姑凡疏王不壞宅以體神靈因還其

四十二篇上時掌反

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

故言悉也利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棘周所用之以今所

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尾無故云發已矣時

人無能知者孔君以久無能知者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

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疑考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故以上

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

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用伏

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

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

可慕以隸為句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占由此故謂孔君

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善頡舊體周山所用之文字案班固

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

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

今長此造字之本也自善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

今不易也自善頡以至周宣皆善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

其史籀始有六篇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善頡二體而

備但曰善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

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字絕矣

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一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九曰新居攝

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既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

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

人程曉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

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

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也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善顏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壁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有之為科斗指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古文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辨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伏生之木亦壁內古志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異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東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廟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諒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如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論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詒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得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承認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

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

於將來。為于偽反覃徒南又際也思息嗣反採本又取

疏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詔當以聞於帝帝令臣解

於將來。為于偽反覃徒南又際也思息嗣反採本又取

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
以傳名出自立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應服傳
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
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
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編傳於後皆稱注深當須詳案
鳳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案
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類察經之
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括拾探燕羣書之
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
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而不假煩
也以此得申故能編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
煩所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
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
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
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
耳案孔君此傳辭自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備長申義也
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自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
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
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
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為于為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
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疏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
無蠱音古貽以之反疏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
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陳書意況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
作序者不敢則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
著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
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旨由序
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
各冠亦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
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
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誠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
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
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

有好奇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莫能與我同
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虛也
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之
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害巫之
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恣名左傳云威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
名指射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則令入蠱惑天
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
崇信巫術由此致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理人告
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未得相
人太子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
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
太子看長安因與關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
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
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
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
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尚謙也亦
備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

堯典第一

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篇見有

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

本并石經自言堯典第一無占又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
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
所傳為今之故也堯典第一一篇之名當與眾篇相次第訓為
次也於大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
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
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章可以為法上取
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
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之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
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
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
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也故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
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
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六禹謨皋
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

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誥
命也胤征一篇誥也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命之侯之命九篇
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成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
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
黎云相伊尹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
契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誥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
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
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
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
此既無射例隨便為文其百篇六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
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寓後第二十
九孔以成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
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
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
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
刑前第九十七孔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
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書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
書也鄭云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
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利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
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
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
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誓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
為商書而孔并於亂知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
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
云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中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
曰無并言虞夏書者以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
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
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億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
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
其殺不辜寧決不經皆在六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
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并共載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
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
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
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

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誥
命也胤征一篇誥也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命之侯之命九篇
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成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
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
黎云相伊尹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
契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誥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
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
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
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
此既無射例隨便為文其百篇六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
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寓後第二十
九孔以成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
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
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
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
刑前第九十七孔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
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
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
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
十四罔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
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
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
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
誥為三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
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為三十四
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
鄭註書序舜典一節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
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
實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小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
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比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其
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
志又云孔安國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
焉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云五十八篇
志世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
文泰誓云丙午康帥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

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
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
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足融亦不見也服虔村
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村預皆不見也服虔
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舜黃
於洛納註亂征云亂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隴玄黃
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
云載孚在辜又曰征是三股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也
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聘之誥太甲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
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
生所傳三十一四篇皆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
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勸石經是也鄭玄書贊云我
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庸生劉歆
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
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或末
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嬴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
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二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
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
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為古文而鄭承
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

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
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鳴夷為宅鳴鐵味谷曰神谷心
腹賢腸曰憂賢陽刺則刺云廣官刺則刺頭庶刺是也註不
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
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璜自
世祖與後漢衛賈馬二君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
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
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以晉書皇甫
謚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
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洪季字仲宣又為
季授城陽臧曹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洪季字仲宣又為
顧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矣舜典與
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齊建武四年姚方與
於大航頭得而肅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與有
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
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
官職在民間事孔氏傳傳即註也以前稱傳疏曰正義
義又遠於得猶存

謹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眾家或
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
昔古也堯唐

帝名馬融云蓋也翼善傳聖曰堯聰于將遜于位讓于

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者張厲反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疏昔在至堯典也遂禪舜時戰反讓也授也作堯典

序者此自或作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

六篇明告或有一德周公作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各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各單作明居

漢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憲伊訓肆命但石太甲三篇盤

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

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

別行辭為形發言昔日在於帝籍者之時也此堯身習無不
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習足可以經緯天地
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於於德業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
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上於天下而遠若德
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有德於
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中守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
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
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
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
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
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
人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
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
三皇亦不能過天但象同天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多
天三皇無為而同天止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多
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
帝義為一止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

名入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
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
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
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
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
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
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
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
是以舜為號蓋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蓋之名也推之則
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子
小子履云履是湯名是湯名履而非名也又此不云堯
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
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
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各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
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
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
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真
善傳聖曰堯仁義謐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
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
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按謐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歧異

亦可本無禹湯為盜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
以異也禮弓曰死盜周禮也周書盜法周公所作而得有亮
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道故謂之為盜盜者累也累其行
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盜猶生隱因上世之生號陳之
為死盜明上代生死同歸上世實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
異以此亮舜或云號或云盜也若然湯名獲而王侯世本湯
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
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
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
六祖乙亦云乙日生履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
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古史所又安矣號之口亮者
釋名以為其尊高亮亮然物莫之先故謂之亮也蓋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
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
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
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
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者之所用用於天地經
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
會理也經云欲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
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

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
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
也無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伯傳云遜道者以
解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
老使構者解將遜于他云遠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許
老故遜之使攝帝位是也禪者受而攝之而堯言攝者納於大麓
是也禪者使攝帝位是也禪者受而攝之而堯言攝者納於大麓
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言堯可為百
疏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
就日解之編曲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
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
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失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
俱訓為常各典不各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敷周以上皆可為
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各典各經中之別持拍堯舜之德於常
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各典不各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
典者自由當代曰若稽古帝堯若順德考也前順考
常行與此別矣

若謂多天下之
當亦不惟意
味淺薄而法
氣隔絕豈可
以於天下古
四德之祗務
至古上居恭
即且下句言
允克上原言
其德何德
不類矣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其功化而後以敬也

詩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
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恭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
又信恭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

疏

史曰若至上下正義曰

至下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
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
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
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德也
敬習慧其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氣以化
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
服名譽者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
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靈靈所望莫不聞其聲名
即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
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未以一也結

云說非不
待办

之文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
在省文故也吉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
又有可否順其是事之是非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
行可不可順是事之是非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
有可取否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
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論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求出世匪說攸聞
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
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
什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經訓
精為用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
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
待用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
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義為長
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言文此
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
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
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故事節用謂之欽照
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
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
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

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
 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
 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層首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
 顧氏為得也。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詩文
 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
 恭惟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亮德此言亮行故
 傳以文次言之言亮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
 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允溢
 四功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
 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
 溢解被言其能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詞故
 以表為外尚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力無後限極故四表
 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
 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
 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
 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也。克明俊德
 名聞遠使使天地功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克明俊德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百姓也
 化九族而平章明也協合眾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雍和也言天下
 眾民比肩變化化化是

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
 風俗大和。黎力兮反。疏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者故復

康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
 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

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
 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

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
 安天下之富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

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
 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

之以此賢且之化親睦高相親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
 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

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

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謂
 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

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

百官疾姓萬邦謂天下眾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
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
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
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
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事豈有聖
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代則化萬邦
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未待使
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爲已無傳之
信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
也百官謂之百姓者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勸百姓
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
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昔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
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
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
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
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
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
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
曰釋詁以昭爲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

以協爲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爲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
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是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
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天
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又以親言既睦平章
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
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
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
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官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直盡和
協各因所宜爲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化乃公叩
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之後義氏和氏也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
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爲
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也。義和馬云義氏掌
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天胡老反重直龍以少昊之
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會於十一月也。吳曰
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鷓尾午曰鷓尾未曰鷓尾申曰
實沈酉曰大火戌曰降星亥曰鷓尾。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
曰暘嘗子曰大楊丑曰星紀

谷

字也東表之地稱鳴夷也日出於谷而天下

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陽谷海隅夷之地冬日出

於陽谷陽字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故導出日平秩徐

東作之義以務農也寅徐以直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

音賓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日中星鳥

字馬作華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推李孟則可知中自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厥民析鳥

反馬鄭云中山宿音秀下同見賢通反下同厥民析鳥

獸孽尾冬集無事並入室虞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

反孽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申命義叔宅南交也

人及鳥生子口乳獸口產申命義叔宅南交也

此君治南方之官一陽以見之平秩南訛敬致

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故行其數以致日永星火以正

其功四時同之必舉一隅說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曰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厥民

因鳥獸希革困謂老弱困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實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

知此星治西方之官也秋天之寅賡納日平秩西成

政也昧武內反寅莫定反寅賡納日平秩西成

錢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故西方萬物成

平序其政助成物賡賡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

日見以厥民夷鳥獸毛毳也選理也毛更生整理

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也選理也毛更生整理

毛毳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由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朔言一方則三方見矣此

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功以順天常上德言義日

和故順昊天此分別仲反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日

短星昂以正仲冬。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中星。厥

民隩鳥獸醜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自

反馬云。爰也。醜如勇反。徐又音更。充反。馬云。温柔。帝曰咨

汝義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既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

一歲有餘。十二月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

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置其器反。暮居其反。下同。似道

反。十日為旬。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

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疏。乃命至

功皆廣。數其善。釐力之反。應計其反。與也。疏。乃命至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

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類臣之。故乃命有俊明

之人。義氏和氏。順昊天。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

大小昏明。遠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

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舉自更別。序之。堯於義和之內。內

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付者。命君治東方。賜夷之地也。日所出

方之裏。而日出於東方。於此。更所主之職。使義仲主治之。既

方。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勸。種植於日晝夜中。亦均

滿。上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辰。謂正

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謂正

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知。彙。尾。四。合。又。謂

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義氏。而字。淑。者。使。之。居。治。南。方。之。均。平

又於。大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正。之。均。平

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故。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謂。正

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謂。正。長。謂。正

之。氣。節。於。時。鳥。獸。已。殖。農。事。已。起。其。時。之。民。宜。分。謂。正。長。謂。正

就在。田野。於。時。鳥。獸。已。殖。農。事。已。起。其。時。之。民。宜。分。謂。正。長。謂。正

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夷。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與。所。主。之。而。言

使和。仲。主。治。之。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真。使。彼。下。民。務

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真。使。彼。下。民。務

勤收於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春
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未苗秀實
開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
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
此則所知晝漏最久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
日正知晝漏最久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
皆深隴之室鳥獸皆生粟穗細毛以自溫暹此是義和
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意之曰
差汝義仲義和與和仲和叔一昔之階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
期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安之美可敬也
以此歲曆告時接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
義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
方物顛覆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似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
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
後出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

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
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
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據出掌之文用
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
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
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
黎二人名出一帝而史記井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
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馬遷并兩人以
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
此官但黎是顛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顛頊之時也重黎少昊
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句芒亦足顯顛頊時也重黎少昊
可得稱爲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火火不
王地而外轉稱顛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後木官兼
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兼
掌地猶爲少昊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
黎爲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祝融曰少昊
氏以鳥名官自顛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

名官明此當顛項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女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其工氏在顛項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顛項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吝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三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號顛項命重黎司地義和欽若昊天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皆地天之功成其見在也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生也平糈東作之功成其見在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宋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靈言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喪天地相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天地相通人神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其職彼又言至于夏商出掌天地龍征云義和酒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其職可知顛項命掌天地惟重黎

堯典

牛人堯命義和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人氏賢者既多且貴代稱又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特兼職方岳以有四方故用四人顛項之命重黎准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故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在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義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象年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義和四子年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別掌天地之外別有四岳四時四時位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也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地班在五鳩之上是也於時義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義和之任也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宮居卿以底月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義和此乃命義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

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
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
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
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
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
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也然此言
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在四
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中推
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且莫不常中
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
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麥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
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氣皆云
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
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
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
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月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
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

集會

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人月所起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
之其實物故星辰其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
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
政故命義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此有
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故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
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
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
宿俱是天星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星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
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
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
隅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隅夷
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隅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
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隅谷冬南夏北不
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
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隅谷指其地名即稱隅夷故
云隅谷隅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義仲
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天乃命義和摠舉其目就乃命
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

如也說義
和是功
官了也本
故言擇也

言分命就義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
復命叔是其重命之內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
不賢則外傳稱堯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明仲叔
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
而分主四方故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與西表之
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
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其官而統
才亦有時迷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官本
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
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
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釋詁文實者上行導引故實為
導也釋詁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真
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收斂故以方
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
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
地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
引日出平秩東作之真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
入平秩西成之真使人收斂用之出入自是莫不恭敬導引
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人不能勤於耕稼是導引
之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耕稼是導引

和是功
官了也本
故言擇也

所出入平秩南訖亦是導引之事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
依此春秋而其為賓饒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
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
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
事寅實出日為平秩說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
平秩以序東作之真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
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
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
作解之鄭玄云寅實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饒納日謂秋
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
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晝亦五十刻夜亦四十
據日出見為晝六十刻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
為限日出未出前一刻半為明日入後一刻半為昏晝夜皆
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
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晝夜三十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
五十五刻春秋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晝夜四十五刻此其
之法也然今太史細推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
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
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

先向北後向南
謂之左旋

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漢初未
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
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知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
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
傳曰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曰長為五十五刻
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
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
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
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方之宿象鳥故言
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方成虎形皆南方之宿象鳥故言
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德塞七宿
夏言星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德塞七宿
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
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民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
春日在奎而六於酉也則初昏之時并鬼在午柳星強在
巳較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
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
天道左旋日體不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

先自向南
謂之右旋

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
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
母斯假妄之談取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
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
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
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
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五月日中曰永為仲月星鳥星火
為季月以親以正皆惣三月之月論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
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
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春三月
正春之三月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春三月
非大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
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
適野是若壯分折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
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
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
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東
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夏
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業
與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族嫌其不統季孟於此

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
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接此言也。傳訛化至一隅。正義
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生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
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耕耨使苗得秀實教
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教行乎秋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
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去亦舉
隅也。夏曰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正義
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各左傳言火中火。詩稱七
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馬
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房而入于酉
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
宿皆得見也。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折在庚
由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
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新革謂
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真至
之政。正義曰釋言不恤真也。實是暗故昧為真也。谷者
所行之道曰入於谷而天下皆實故謂曰入之處為昧。谷者
實有谷而曰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與昧谷曰西
川隅夷東可知然則東言隅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關其文所

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末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
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傳。傳者引前之言述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
萬物成孰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
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
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
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
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
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
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日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
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之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
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
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
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言
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未熟農事猶煩故
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旒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
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
。傳此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

也此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也
故言北方是此辨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
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
言兩交秋言西以見陽美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
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也既
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言當云
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二字摩滅也
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
都辭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關文相辨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
謂所聚者物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
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二時在野冬入隩冬入隩冬入
長冬入隩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蓋
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也王肅言人
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
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相與平
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辨典之傳別更訓之二時皆言平
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
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曰物成就故傳言物成物冬曰
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北亦是物生初順
常道也上德言義和故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其業明此

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故順昊天直是時象日月
所業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
隩曰隩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
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
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在
養細毛以自溫焉經言辭毛謂附肉細毛故以隩為解之
傳次曰嗟至層象正義曰嗟嗟皆聲皆詳話文也頃四時曰
春者即迎也故王肅云春四時是也然古時真屬當戰國及
秦而漢存六傳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
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而日日行一度則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今考
隩室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
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
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
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其以一月不整三十一日
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二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
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物於時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曆皆云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

反采七在反馬云
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官也復扶又反
其功。驩呼端反堯丁侯反共音恭注同焉仕簡反徐音

馬云貝也於音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亦滔天

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鏡象恭而心傲
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吐刀反漫未旦反下同又未寒二反

帝曰咨四岳
帝曰咨四岳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命曰於鯀哉
命曰於鯀哉

帝曰吁
帝曰吁

咈哉方命圯族
咈哉方命圯族

哉試可乃已
哉試可乃已

曰往欽哉
曰往欽哉

九載績用弗成
九載績用弗成

疏
疏

帝曰
帝曰

其未年
其未年

臣放濟者
臣放濟者

誰乎咨嗟
誰乎咨嗟

可用也
可用也

正約地音
切音音字
音果同血夜
同音心色
之已

山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胡老反辨火歷反上時掌反
俾使又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
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命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鯀之命七康反又七
劔反於音烏鯀故本反

咈毀敗善類。咈扶弗反忿矣也方如字馬云方
故也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矣音力計反
成乃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
族未明其所能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
載年也二九年功
不成則放退之
帝曰誰乎咨嗟
其未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威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
臣放濟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
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心
且誰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
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
欲用之也有臣驩堯者對帝曰嗚呼數有人之大賢也帝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
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

而背違之貌象恭故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類
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
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
流行之水所在方為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除在地之
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
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
有人之能惟絲絲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
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
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絲為不可餘人悉皆
已哉言不及絲也惟絲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
言漢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絲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
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絲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絲治
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
使水害未除待詳乃治此經三言求入未必一時之舉但歷
言朝臣不賢為求詳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
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知官竟之
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
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正在
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稟非復義

堯典

和之職也義和告時授事流石百官使百官無績成熙今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職非求代義和也
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
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詩
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
使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詳張本故推帝求一
人庶績成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自歷
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
首下或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
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
無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何。正義曰以放齊舉人
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為
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禱六
顯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
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
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言
顯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
以為疑怪之辭傳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是言不忠信為囂也其人心既頑囂又好爭訟此實不可

唐書卷之六十一

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君
任賢者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
以爲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
知審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
鑒明未能圖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
知其賢之四凶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雖堯舉共工以爲此
惡謂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
堯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肯其言心反於堯其
際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傳堯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時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
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知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啓用之言上
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堯至其功 正義曰驩亦舉入
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數之辭也將言共工
之善故先嘆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舉以爲
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解人對帝未
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
則是已故任用後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

堯典

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傳聚舉諸文得然見之狀故
爲見數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
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
之人帝言其庸遠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
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
堯云驩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驩數言驩堯以共
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
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
爲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
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
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
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臣
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堯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
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
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
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
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
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德馨自生
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
以宣公比堯辭類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

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入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去宅鳴。東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與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許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則命至此。近將百歲，其馬鄭以為義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義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義和出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實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義和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出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謂其偏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濺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湯然，惟有水耳。懷載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結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

卷九

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傳：命皆至舉之。正義曰：命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鯀。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昔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皆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非者，相垂詭之意，故為突也。地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矣，多垂異舉，人非此方直之名。內有殺回之志，命而行，事既毀，善類何則？心性很矣，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昇已退也。正義曰：昇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傳在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矣，聖未明其所能，天管氏之好者，尚借重其賢，而圖陳乎之盜，受命而論，未是聖人之好。雖不善才，其止功者，而衆皆譽之，言鯀可試，其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述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好。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矣，何故使之治水者？禹云：堯以大聖，知精運當。

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苦亦當憂樂而已之是從大之非遂
用於錄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而後不達於下故不得謂
則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月至退之。正義曰釋
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願云各自
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
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
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
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
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刑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
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
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
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真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
七十二年為三載即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
十九年餘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一年若然餘既無功早
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昔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
官不悟謂餘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
餘實能治之日復一以終三考王考無成衆人局服然後
隸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餘障洪水而殛禹能脩餘之功然
則禹之大功亦因餘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
殛之取若然以遷求時不可雖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

堯

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餘者以餘性傲很帝所賞知又治水
無功法須貶黜先有恨矣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
所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
父者梁上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餘之治水乃為國事上
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又年小不可干政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外為天子在位七十載則時
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中
舜朕位 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
行帝位之事。巽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
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
曰明明揚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也唐求賢臣
也。小月音笑說云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以其荒故曰不肖
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
衆臣知舜聖賢也若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
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錄之臣子為諱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處
言我亦聞之其德

帝曰俞予聞如何 言我亦聞之其德

載音宰
解韵

帝曰欽哉
帝曰欽哉

行如何。俞羊朱反。岳曰：賢子，父頑，母昏，象傲。行下孟反，下其行同。曰：賢，辨以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特人謂之賢。配字曰：賢。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淑慢不友，言並惡。賢音古，傲五報反。賢。克，諧以孝，丞丞，丞丞，丞丞。不素，右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格女妖。諧和，蒸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諸頑，昏蒙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惡。惡，諧戶，皆反。丞丞之丞，丞丞，丞丞。反帝曰：我其試哉。觀其行迹。女子時觀厥刑。

千二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且，而據反。其音千，計反。

整璽降二女子，媪，汭，嬪，于，虞。能，以義，性，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媪，水之內，使行，婦道，於虞氏。媪，音居，危反。內，音如。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音毗，八反。

帝曰：欽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帝曰：欽哉。欽，義曰：帝。不，謙，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德，天，災，故，答，堯，使。帝，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退，在，位，汝，等。

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舉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瞽，其弟象，性又愚，慢，家有二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象，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惡，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媪，水之內，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數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數，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編，論，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斗，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歷，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論，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讓，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

若曰至聖之四
人終不於此
于四

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
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
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
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美順至之事。正義曰堯
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
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
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泰原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
位自辭不堪由是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
皆亦不堪由是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
與。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
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隨者欲使
求賢也。鄭注難記云肖似也言不知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於是推授舜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冊朱得其利堯曰終
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不平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
而禪舜之意也。文王此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
舉亦舉也。故以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舉。傳進
字於兩明之中。於明中宜有陽字言明明舉明人於側隨之

堯典

有揚故上關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
隨者辭側隨隨之。虞意言不明貴賤有人則舉是今朝臣
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胡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
以堯知側隨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
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美自上代堯舜而已。非
堯舜可被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
堯有優劣而。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何其長且俗也。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文無妻曰。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月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師者善傳稱孔子對子張曰。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之。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人以不厭。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以祥年尚次為之。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而舜有天下。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云堯以二女妻舜對之於虞。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天子之。傳師來至言之。正義曰師來錫與。傳註

傳文解東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不知
亦有官位衆人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而
已不若就其不聖之以帝令舉及剛愎意謂帝知有舜不
已而己之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
亦相逼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爲衆臣
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官必
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堯曰
堯計事之大者莫過運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
言得其實矣鄭以所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編訪羣臣要得
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此言
汝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問不實故詳問
之堯知有舜不召取輝之而訪四岳令衆舉爲官以舜在
賤未有各聞率暴澤之則下人不服故鄭云六藝論云若
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
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謂也是解堯
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月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
管籥之職以其無目使眼瞭相之是無目曰管又解稱管之
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
瞽字曰瞽瞍亦無目之解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瞽瞍奏

是瞽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
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
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瞽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身
有罔疾非善惡之事。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
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
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
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
義之經爲頑虐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
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論
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悖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
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諸和至于茲惡。正義曰諸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二
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虐昏悞使
比皆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惡惡以下愚難變此冷
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業孟子及史記稱管管火焚
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
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
爲殺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於惡者此三人性實下愚
刑網非舜養之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至
以維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惡象無害況之累不至於

。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辭以女觀其治家，是武
。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
。謂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
。此異也。傳言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唯氏女於鄭
。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也。故云：女
。妻也。刑法釋詁云：此已下皆史記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
。謂妻辭於皇，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前，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
。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時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故夫曰：妻
。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德言之也。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
。初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娥皇既升為天子
。戰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
。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出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
。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
。則堯不可出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實故也。傳降下
。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嬪之法。

。傳言

。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蓋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
。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
。稱稱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其所居鳩水之
。傳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鳩為一，地則其心下，乃行婦
。道，故分為二。又言匹夫者，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
。傳惟大妻相匹，其名既定，雖驛亦通，謂之匹夫匹婦。水在
。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
。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
。在於京師，而今二女歸虞，若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
。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當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言：能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德，故帝
。言：能哉。能將已行，故以安民也。能將已及，安人則其所能
。者，大故歎之。論語云：將已以安民也。能將已及，安人則其所能
。性美，舜其德也。出於彼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



